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

世上何人會此言，休將名利掛心田。
物外煙霞為伴侶，壺中日月任嬋娟。
他時功滿歸何處？直駕雲車入洞天。

這八句詩，乃回道人所作。那道人是誰？姓呂名岩，號洞賓，岳州河東人氏。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，遊長安酒肆，遇正陽子鍾離先生，點破了黃梁夢，知宦途不足戀，遂求度世之術。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，遍試過，知其可度。欲授以黃白秘方，使之點石成金，濟世利物，然後三千功滿，八百行圓。洞賓問道：「所點之金，後來還有變異否？」鍾離先生答道：「直待三千年後，還歸本質。」洞賓愀然不樂道：「雖然遂我一時之願，可惜誤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，弟子不願受此方也。」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：「汝有此好心，三千八百盡在於此。吾向蒙苦竹真君吩咐道：『汝遊人間，若遇兩口的，便是你的弟子。』遍遊天下，從沒見有兩口之人，今汝姓呂，即其人也。」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。

洞賓修煉丹成，發誓必須度盡天下眾生，方肯上升，從此混跡塵途，自稱為回道人。「回」字也是二「口」，暗藏著「呂」字。嘗遊長沙，手持小小磁罐乞錢，向市上大言：「我有長生不死之方，有人肯施錢滿罐，便以方授之。」市人不信，爭以錢投罐，罐終不滿。眾皆駭然。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，戲對道人說：「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，你罐裡能容之否？」道人笑道：「連車子也推得進，何況錢乎？」那僧不以為然，想著：「這罐子有多少大嘴，能容得車兒？明明是說謊。」

道人見其沉吟，便道：「只怕你不肯布施，若這個肯字，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。」此時眾人聚觀者極多，一個個肉眼凡夫，誰人肯信。都去攔探那僧人。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，便道：「看你本事，我有何不肯？」道人便將罐子側著，將罐口向著車兒，尚離三步之遠，對僧人道：「你敢道三聲『肯』麼？」僧人連叫三聲：「肯，肯，肯。」

每叫一聲「肯」，那車兒便近一步，到第三個「肯」字，那車兒卻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，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。眾人一個眼花，不見了車兒，發聲喊，齊道：「奇怪。奇怪。」都來張那罐口，只見裡面黑洞洞地。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，問道：「你那道人是神仙，不是幻術？」道人口占八句道：

非神亦非仙，非術亦非幻。
天地有終窮，桑田經幾變。
此身非吾有，財又何足戀。
苟不從吾遊，騎鯨騰汗漫。

那僧人疑心是個妖術，欲同眾人執之送官。道人道：「你莫非懊悔，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麼？我今還你就是。」遂索紙筆，寫一道符，投入罐內，喝聲：「出，出。」眾人千百只眼睛，看著罐口，並無動靜。道人說道：「這罐子貪財，不肯送將出來，待貧道自己去討來還你。」說聲未了，聳身望罐口一跳，如落在萬丈深潭，影兒也不見了。那僧人連呼：「道人出來。道人快出來。」罐裡並不則聲。僧人大怒，提起罐兒，向地下一擲，其罐打得粉碎，也不見道人，也不見車兒，連先前眾人布施的散錢並無一個，正不知那裡去了。只見有字紙一幅，取來看時，題得有詩四句道：

尋真要識真，見真渾未悟。
一笑再相逢，驅車東平路。

眾人正在傳觀，只見字跡漸滅，須臾之間，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。眾人才信是神仙，一哄而散。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，意氣沮喪，忽想著詩中「一笑再相逢，驅車東平路」之語，急急回歸，行到東平路上，認得自家車兒，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。那道人立於車旁，舉手笑道：「相待久矣。錢車可自收之。」又嘆道：「出家之人，尚且惜錢如此，更有何人不愛錢者？普天下無一人可度，可憐哉，可痛哉。」言訖騰雲而去。那僧人驚呆了半晌，去看那車輪上，每邊各有一「口」字，二「口」成「呂」，乃知呂洞賓也。懊悔無及。

正是：

天上神仙容易遇，世間難得捨財人。

方才說呂洞賓的故事，因為那僧人捨不得這一車子錢，把個活神仙，當面挫過。有人論：這一車子錢，豈是小事，也怪那僧人不得，世上還有一文錢也捨不得的。依在下看來，捨得一車子錢，就從那捨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；捨不得一文錢，就從那捨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算計入來。不要把錢多錢少，看做兩樣。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。列位看官們，各宜警醒，懲忿窒欲，且休望超凡入道，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。詩云：

不爭閒氣不貪錢，捨得錢時結得緣。
除卻錢財煩惱少，無煩無惱即神仙。

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，有景德鎮，是個碼頭去處。鎮上百姓，都以燒造磁器為業，四方商賈，都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，盡有利息。就中單表一人，叫做丘乙大，是窯戶家一個做手，渾家楊氏，善能描畫。乙大做就磁胚，就是渾家描畫花草、人物，兩口俱不吃空。住在一個冷巷裡，盡可度日有餘。那楊氏年三六歲，貌頗不醜，也肯與人活動。只為老公利害，只好背地裡偶一為之，卻不敢明當做事。所生一子，名喚丘長兒，年一四歲，資性愚魯，尚未會做活，只在家中走跳。

忽一日楊氏患肚疼，思想椒湯吃，把一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。長兒拿了一文錢，才走出門，剛剛遇著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，叫做再旺，也走出門來。那再旺年三歲，比長兒倒乖巧，平日喜的是擲錢耍子。怎的樣擲錢？也有八個六個，擲出或字或背，一色的謂之渾成。也有七個五個，擲去一背一字問花兒去的，謂之背問。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，多曾在巷口一個空階頭上耍過來。這一日巷中相遇，同走到常時耍錢去處，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，長兒道：「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。」再旺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長兒道：「娘肚疼，叫我買椒泡湯吃。」再旺道：「你買椒，一定有錢。」長兒道：「只有得一文錢。」再旺道：「一文錢也好耍，我也把一文與你賭個背字，兩背的便都贏去，兩字便輸，一字一背不算。」

長兒道：「這文錢是要買椒的，倘或輸與你了，把什麼去買？」

再旺道：「不妨事，你若贏了是造化，若輸了時，我借與你，下次還我就是。」

長兒一時不老成，就把這文錢撒在地上。再旺在兜肚裡也摸出一個錢丟下地來。長兒的錢是個背，再旺的是個字。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，該是背的先擲。長兒撿起兩文錢，攤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聲：「背。」擲將下去，果然兩背。長兒贏了，收起一文，留一文在地。再旺又在兜肚裡摸出一文錢來，連地下這文錢撿起，一般樣，攤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聲：「背。」擲將下去，卻是兩個字，又是再旺輸了。長兒把兩個錢都收起，和自己這一文錢，共是三個。長兒贏得順溜，動了賭興，問再旺：「還有錢麼？」再旺道：「錢盡有，只怕你沒造化贏得。」

當下伸手在兜肚裡摸出個來個淨錢，捻在手裡，嘖嘖誇道：「好錢。好錢。」問長兒：「還敢擲麼？」又丟下一文來。長兒又擲了兩背，第四次再旺擲，又是兩字。一連擲了來次，都是長兒贏了，共得了二文，分明是掘藏一般。喜得長兒笑容滿面，拿了錢便走。再旺那肯放他，上前攔住，道：「你贏了我許多錢，走那裡去？」長兒道：「娘肚疼，等椒湯吃，我去去，閒時再來。」再旺道：「我還有錢在腰裡，你贏得時，都送你。」長兒只是要去，再旺發起喉急來，便道：「你若不肯擲時，還了我的錢便

罷。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，如何就去？」長兒道：「我是擲得有采，須不是白奪你的。」再旺索性把兜肚裡錢，盡數取出，約莫有二三□文，做一堆兒堆在地下道：「待我輸盡了這些錢，便放你走。」

長兒是小廝家，眼孔淺，見了這錢，不覺貪心又起，況且再旺抵死纏住，只得又擲。誰知風無常順，兵無常勝。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。照前擲了一二□次，雖則中間互有勝負，卻是再旺贏得多。到結末來，這□二文錢，依舊被他復去。長兒剛剛原剩得一文錢。自古道：賭以氣勝。初番長兒擲贏了一兩文，膽就壯了，偶然有些采頭，就連贏數次。到第二番又擲時，不是他心中所願，況且著了個貪心，手下就覺有些矜持。到一連擲輸了幾文，去一個捨不得一個，又添了個吝字，氣便索然。怎當再旺一股憤氣，又且稍粗膽壯，自然贏了。

大凡人富的好過，貧的好過，只有先富後貧的，最是難過。據長兒一文錢起手時，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，一連得了□二文錢，一拳頭捻不住，就似白手成家，何等歡喜。把這錢不看做倘來之物，就認作自己東西，重復輸去，好不氣悶，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：「就是輸了，他原許下借我的，有何不可？」這一交，合該長兒擲了，忍不住按定心坎，再復一擲，又是二字，心裡著忙，就去搶那錢，手去遲些，先被再旺搶到手中，都裝入兜肚裡去了。長兒道：「我只有一文錢，要買椒的，你原說過贏時借我，怎的都收去了？」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□二文錢就要走，今番正好出氣。君子報仇，直待三年，小人報仇，只在眼前，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？把長兒雙手擋開，故意的一跳一舞，跑入巷去了。急得長兒且哭且叫，也回身進巷扯住再旺要錢，兩個扭做一堆廝打。

孫龐鬥智誰為勝，楚漢爭鋒那個強？

卻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吃，望了多時，不見長兒回來。覺得肚疼定了，走出門來張看，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廝打，罵道：「小殺才。教你買椒不買，倒在此尋鬧，還不撒開。」兩個小廝聽得罵，都放了手。再旺就閃在一邊。楊氏問長兒：「買的椒在那裡？」長兒含著眼淚回道：「那買椒的一文錢，被再旺奪去了。」再旺道：「他與我擲錢，輸與我的。」楊氏只該罵自己兒子不該擲錢，不該怪別人。況且一文錢，所值幾何，既輸了去，只索罷休。單因楊氏一時不明，惹出一場大禍，展轉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正是：

事不三思終有悔，人能百忍自無憂。

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，一肚子惡氣，正沒出豁，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，便罵道：「天殺的野賊種。要錢時，何不教你娘趁漢？卻來騙我家小廝擲錢。」口裡一頭說，一頭便扯再旺來打。恰正抓住了兜肚，鑿下兩個粟暴。那小廝打急了，把身子負命一掙，卻掙斷了兜肚帶子，落下來，索郎一聲響，兜肚子裡面的錢，撒做一地。楊氏道：「只還我那一文便了。」長兒得了娘的口氣，就勢搶了一把錢，奔進自屋裡去。

再旺就叫起屈來。楊氏趕進屋裡，喝教長兒還了他錢。長兒被娘逼不過，把錢望著街上一撒，再旺一頭哭，一頭罵，一頭撿錢。撿起時，少了六七文錢，情知是長兒藏下，攔著門只顧罵。楊氏道：「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賊種，恁地撒潑。」把大門關上，走進去了。

再旺敲了一回門，又罵了一回，哭到自屋裡去。母親孫大娘正在灶下燒火，問其緣故，再旺哭訴道：「長兒搶了我的錢，他的娘不說他不是，倒罵我天殺的野賊種，要錢時何不教你娘趁漢。」孫大娘不聽時萬事全休，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，不覺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原來孫大娘最疼兒子，極是護短，又兼性暴，能言快語，是個攬事的女都頭。若相罵起來，一連罵□來日，也不口乾，有名叫做綽板婆。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個間壁居住，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三不四的毛病，只為從無口面，不好發揮出來。一聞再旺之語，太陽裡爆出火來，立在街頭，罵道：「狗潑婦，狗淫婦。自己瞞著老公趁漢子，我不管你罷了，倒來謗別人。老娘人便看不像，卻替老公爭氣。前門不進師姑，後門不進和尚，拳頭上立得人起，臂膊上走得馬過，不像你那狗淫婦，人硬貨不硬，表壯裡不壯，作成老公戴了綠帽兒，羞也不著。還虧你老著臉在街坊上罵人。便臊賤時，也不是恁般做作。我家小廝年小，連頭帶腦，也還不勾與你補空，你休得纏他。臊發時還去尋那舊漢子，是多尋幾遭，多養了幾個野賊種，大起來好做賊。」一聲潑婦，一聲淫婦，罵一個路絕人稀。楊氏怕老公，不敢攬事，又沒處出氣，只得罵長兒道：「都是你那小天殺的不學好，引這長舌婦開口。」提起木柴，把長兒劈頭就打，打得長兒頭破血淋，嚶嚶大哭。丘乙大正從窰上回來，聽得孫大娘叫罵，側耳多時，一句句都聽在肚裡，想道：「是那家婆娘不秀氣？替老公妝幌子，惹這綽板婆叫罵。」

及至回家，見長兒啼哭，問起緣繇，倒是自家家裡攬的是非。丘乙大是個硬漢，怕人恥笑，聲也不噴，氣忿忿地坐下。

遠遠的聽得罵聲不絕，直到黃昏後，方才住口。

丘乙大吃了幾碗酒，等到夜深人靜，叫老婆來盤問道：「你這賤人瞞著我幹得好事。趁的許多漢子，姓甚名誰？好好招將出來，我自去尋他說話。」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，聽得這句話，分明似半空中響一個霹靂，戰兢兢還敢開口？丘乙大道：「潑賤婦，你有本事偷漢子，如何沒本事說出來？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瞞得老公，瞞不得鄰里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。」

你快快說來，也得我心下明白。」楊氏道：「沒有這事，教我說誰來？」丘乙大道：「真個沒有？」楊氏道：「沒有。」丘乙大道：「既是沒有時，他們如何說你，你如何憑他說，不則一聲？顯是心虛口軟，應他不得。若是真個沒有，是他們作說你時，你今夜吊死在他門上，方表你清白，也出脫了我的醜名，明日我好與他講話。」

那婆娘怎肯走動，流下淚來，被丘乙大三個巴掌，推出大門，把一條麻索丟與他，叫道：「快死快死。不死便是戀漢子了。」說罷，關上門兒進來。長兒要來開門，被乙大一頓栗暴，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。乙大有了幾分酒意，也自睡了。

單撇楊氏在門外好苦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千不是，萬不是，只是自家不是，除卻死，別無良策。自悲自怨了多時，恐怕天明，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，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。也是將死之人，失魂顛智，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，卻錯走到西邊去，走過了五六家，到第七家。見門面與劉家相像，忙忙的把幾塊亂磚襯腳，搭上麻索於檐下，繫頸自盡。可憐伶俐婦人，只為一文錢鬥氣，喪了性命。正是：

地下新添惡死鬼，人間不見畫花人。

卻說西鄰第七家，是個打鐵的匠人門首。這匠人渾名叫做白鐵，每夜四更，便起來打鐵。偶然開了大門撒溺，忽然一陣冷風，吹得毛骨悚然，定睛看時，吃了一驚。

不是傀儡場中鮑老，也像秋千架上佳人。

檐下掛著一件物事，不知是那裡的，好不怕人。猶恐是眼花，轉身進屋，點個亮來一照，原來是新縊的婦人，咽喉氣斷，眼見得救不活了。欲待不去照管他，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，卻不是一場飛來橫禍，辨不清的官司，思量一計：「將他移在別處，與我便無干了。」耽著驚恐，上前去解這麻索。那白鐵本來有些蠻力，輕輕的便取下掛來，背出正街，心慌意急，不暇致詳，向一家門裡撇下，頭也不回，竟自歸家，兀自連打幾個寒噤，鐵也不敢打了，復上床去睡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，打聽老婆消息，走到劉三旺門前，並無動靜，直走到巷口，也沒些蹤影，又回來坐地尋思：「莫不是這賤婦逃走他方去了？」又想：「他出門稀少，又是黑暗裡，如何行動？」又想道：「他若不死時，麻索必然還在。」再到門前看時，地下不見麻繩：「定是死在劉家門首，被他知覺，藏過了屍首，與我白賴。」又想：「劉三旺昨晚不回，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廝在家，那有力量搬運？」又想道：「蟲蟻也有幾隻腳兒，豈有人無幫助？且等他開門出來，看他什麼光景，見貌辨色，可知就裡。」等到劉家開門，再旺出來，把錢去市心裡買饌點點心，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。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，又到街前街後閑蕩，打探一回，並無影響。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鼾，不覺怒起，掀開被，向腿上四五下，打得這小廝睡夢裡直跳起來。丘乙大

道：「娘也被劉家逼死了，你不去討命，還只管睡。」這句話，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，看風色。

長兒聽說娘死了，便哭起來，忙忙的穿了衣服，帶著哭，一逕直趕到劉三旺門首，大罵道：「狗娼根，狗淫婦。還我娘來。」那綽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，如何耐得，急趕出來，罵道：「千人射的野賊種，敢上門欺負老娘麼？」便揪著長兒頭髮，卻待要打，見丘乙大過來，就放了手。這小廝滿街亂跳亂舞，帶哭帶罵討娘。丘乙大已耐不住，也罵起來。綽板婆怎肯相讓，旁邊鑽出個再旺來相幫，兩下乾罵一場，鄰里勸開。

丘乙大教長兒看守家裡，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，趕到浮梁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。大尹准了狀詞，差人拘拿原告和鄰里干證，到官審問。原來綽板婆孫氏平昔口嘴不好，極是要衝撞人，鄰里都不歡喜，因此說話中間，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，把相罵的事情，增添得重了，隱隱的將這人命，射實在綽板婆身上。這大尹見眾人說話相同，信以為實，錯認劉三旺將屍藏匿在家，希圖脫罪。差人搜檢，連地也翻了轉來，只是搜尋不出，故此難以定罪。且不用刑，將綽板婆拘禁，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，丘乙大討保在外。

這場官司好難結理。有分教：

綽板婆消停口舌，磁器匠擔誤生涯。

這事且擱過不題。再說白鐵將那屍首，卻撇在一個開酒店的人家門首。那店中人王公，年紀六○餘歲，有個媽媽，靠著賣酒過日。是夜睡至五更，只聽得叩門之聲，醒時又不聽得。剛剛合眼，卻又聞得闐闐聲叩響。心中驚異，披衣而起，即喚小二起來，開門觀看。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，擋著這件物事。王公還道是個醉漢，對小二道：「你仔細看一看，還是遠方人，是近處人？若是左近鄰里，可叫他家起來，扶了去。」

小二依言，俯身下去認看，因背了星光，看不仔細，見頸邊拖著麻繩，卻認做是條馬鞭，便道：「不是近邊人，想是個馬夫。」王公道：「你怎麼曉得他是個馬夫？」小二道：「見他身邊有根馬鞭，故此知得。」王公道：「既不是近處人，由他罷。」

小二欺心，要拿他的鞭子，伸手去拾時，卻拿不起，只道壓在身底下，盡力一扯，那屍首直豎起來，把小二嚇了一跳，叫道：「阿呀。」連忙放手，那屍撲的倒下去了。連王公也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小二道：「只道是根鞭兒，要拿他的，不想卻是縊死的人，頸下扣的繩子。」王公聽說，慌了手腳，欲待叫破地方，又怕這沒頭官司惹在身上。不報地方，這事卻是洗身不清，便與小二商議，小二道：「不打緊，只教他離了我這裡，就沒事了。」王公道：「說得有理，還是拿到那裡去好？」小二道：「撇他在河裡罷。」當下二人動手，直擡到河下。遠遠望見岸上有人，打著燈籠走來，恐怕被他撞見，不管三七二○一，撇在河邊，奔回家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？那人乃是本鎮一個大戶叫做朱常，為人奸詭百出，變詐多端，是個好打官司的主兒。因與隔縣一個姓趙的人家爭田，這一蚤要到田頭去割稻，同著○來個家人，拿了許多扁挑索子鐮刀，正來下船。那提燈的在前，走下岸來，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，也認做是個醉漢，便道：「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。若再一個翻身，卻不滾在河裡，送了性命？」內中一個家人，叫做卜才，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幫手，他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，就蹲倒身，伸手去摸他腰下，卻冰一般冷，嚇得縮手不迭，便道：「原來死的了。」朱常聽說是死人，心下頓生不良之念，忙叫：「不要嚷。把燈來照看，是老的？是少的？」眾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，卻是個縊死的婦人。朱常道：「你們把他頸裡繩子快解掉了，打下船裡去藏好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爹，這婦人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？我們如何卻倒去招攬是非？」朱常道：「你莫管，我自有用處。」

眾人只得依他，解去麻繩，叫起看船的，打上船，藏在船裡，將平基蓋好。

朱常道：「卜才，你回去，媳婦子叫五六個來。」卜才道：「這二三○畝稻，勾什麼砍，要這許多人去做甚？」朱常道：「你只管叫來，我自有用處。」卜才不知是甚意見，即便提燈回去，不一時叫到，坐了一船，解纜開船。兩人蕩槳，離了鎮上。眾人問道：「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？」朱常道：「如今去割稻，趙家定來攔阻，少不得有一場相打，到告狀結殺。」

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，豈不省了打官司，還有許多妙處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？又有妙處？」朱常道：「有了這屍首時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卻不省了打官司，你們也有些財采。他若不見機，弄到當官，定然我們占個上風，可不好麼。」眾人都喜道：「果然妙計。小人們怎省得？」正是：

算定機謀誇自己，安排圈套害他人。

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，曉得什麼利害？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采，竟像囊中取贖、手到擒來的事，樂極了，巴不得趙家的人，這時就到船邊來廝鬧便好：銀子既有得到手，官司又可以贏得。心裡一急，發狠蕩起槳來，這船恰像生了七八個翅膀一般，頃刻就飛到了。此時天色漸明，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闊無人居住之處，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。眾人都上了岸，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，將船纜在一顆草根上，止留一個人坐在船上看守，眾男女都下田割稻。朱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。原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，離景德鎮只有○里多遠，再過去里許，又喚做太白村，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。因是兩省交界之處，人人錯壤而居。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，也是個大富之家，原是浮梁縣人戶，卻住在婺源縣地方。兩縣俱置得有田產。那爭的田，止得三○餘畝，乃趙完族兄趙寧的。先來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，卻又賣與趙完，恐怕出醜，就攬來佃種，兩邊影射了三四年。不想近日身死，故此兩家相爭。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。

說話的，這田在趙完屋腳跟頭，如何不先割了，卻留與朱常來割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那趙完也是個強橫之徒，看得自己大了，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的兒，又在他的左近；朱常又是隔省人戶，料必不敢來割稻，所以放心托膽。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，要吃不怕死的鱷，竟來放對，正在田中砍稻。蚤有人報知趙完。趙完道：「這廝真是吃了大蟲的心，豹子的膽，敢來我這裡撩撥。想是來送死麼。」兒子趙壽道：「爹，自古道：『來者不懼，懼者不來。』」也莫輕覷了他。」

趙完問報人道：「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？」答道：「○來個男子，六七個婦人。」趙完道：「既如此，也教婦人去。男對男，女對女，都拿回來，敲斷他的孤拐子。連船都拔他上岸，那時方見我的手段。」即便喚起二○多人，○來個婦人，一個個粗腳大手，裸臂揎拳，如疾風驟雨而來。趙完父子隨後來看。

且說眾人遠遠的望著田中，便喊道：「偷稻的賊不要走。」

朱常家人媳婦，看見趙家人來了，連忙住手，望河邊便跑。

到得岸旁，朱常連叫快脫衣服。眾人一齊卸下，堆做一處，叫一個婦人看守，復身轉來，叫道：「你來你來，若打輸與你，不為好漢。」趙完家有個雇工人，叫做田牛兒，自恃有些氣力，搶先飛奔向前。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勇猛，兩邊一閃，讓他衝將過來。才讓他衝進時，男子婦人，一裹轉來圍住。田牛兒叫聲：「來的好。」提起升籬般拳頭，揀著個精壯村夫面上，一拳打去，只指望先打倒了一個硬的，其餘便如摧枯拉朽了。

誰知那人卻也來得，拳到面上時，將頭略偏一偏，這拳便打個空，剛落下來，就順手牽羊把拳留住。田牛兒摔脫不得，急起左拳來打，手尚未起，又被一人接住，兩邊扯開。田牛兒便施展不得。朱家人也不打他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倒像八擡八綽一般，腳不點地竟拿上船。那爛草繩繫在草根上，有甚筋骨，初踏上船就斷了。船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，眾人將田牛兒納在船中亂打。

趙家後邊的人，見田牛兒捉上船去，蜂擁趕上船搶人。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，放他上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船時，急掉轉篙，望岸上用力一點，那船如箭一般，向河心中直蕩開去。人眾船輕，三四棍便翻將轉來。兩家男女四○多人，盡都落水。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，男子就在水中相打，縱橫攪亂，激得水濺起來，恰如驟雨相似，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，只叫莫打，有話上岸來說。正打之間，卜才就人亂中，把那縊死婦人屍首，直推過去，便喊起來道：「地方救護，趙家打死我家人了。」朱常同那六七個婦人，在岸邊接應，一齊喊叫，其聲震天動地。趙家的婦人正絞擠濕衣，聽得打死了人，帶水而逃。

水裡的人，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，正不知是那個打死的，巴不能擺脫逃走。被朱家人乘勢追打，吃了老大的虧，掙上了岸，落荒逃奔，此時只恨父母少生了兩隻腳兒。

朱家人欲要追趕，朱常止住道：「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，且把屍首收拾起來，擡放他家屋裡再處。」眾人把屍首拖到岸上，卜才認做妻子，假意啼啼哭哭。朱常又教撈起船上篙槳之類，寄頓佃戶人家，又對看的人道：「列位地方鄰里，都是親眼看見，活打死的，須不是誣陷趙完。倘到官司時，少不得要相煩做個證見，但求實說罷了。」這幾句是朱常引人來兜攬處和的話。此時內中若有個有力量的出來擔當，不教朱常把屍首擡去趙家說和，這事也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。

只因趙完父子平日是個難說話的，恐怕說而不聽，反是一場沒趣，況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個意兒，故此並無一人招攬。朱常見無人招架，教眾人穿起衣服，把屍首用蘆席卷了，將繩索絡好，四人扛著，望趙完家來。看的人隨後跟來，觀看兩家怎地結局？

銅盆撞了鐵掃帚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，遠遠望自家人追趕朱家的人，心中歡喜。漸漸至近，只見婦女家人，渾身似水，都像落湯雞一般，四散奔走。趙完驚訝道：「我家人多，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？」急挪步上前，眾人看見亂喊道：「阿爹不好了。快回去罷。」趙壽道：「你們怎地恁般沒用？都被打得這模樣。」

眾人道：「打是小事，只是他家死了人卻怎處？」趙完聽見死了個人，嚇得就酥了半邊，兩隻腳就像釘了，半步也不行不動。

趙壽與田牛兒，兩邊挾著胳膊而行，扶至家中坐下，半晌方才開言問道：「如何就打死了人？」眾人把相打翻船的事，細說一遍，又道：「我們也沒有打婦人，不知怎地死了？想是淹死的。」趙完心中沒了主意，只叫：「這事怎好？」那時合家老幼，都叢在一堆，人人心中驚慌。正說之間，人進來報：「朱家把屍首擡來了。」趙完又吃這一嚇，恰像打坐的禪和子，急得身色一毫不動。

自古道：「物極則反，人急計生。」趙壽忽地轉起一念。便道：「爹莫慌，我自有的對付他的計較在此。」便對眾人道：「你們都向外邊閃過，讓他們進來之後，聽我鳴鑼為號，留幾個緊守門口，其餘都趕進來拿人，莫教走了一個。解到官司，見許多人白日搶劫，這人命自然從輕。」眾人得了言語，一齊轉身。趙完恐又打壞了人，吩咐：「只要拿人，不許打人。」眾人應允，一陣風出去。趙壽只留下一個心腹義孫趙一郎道：「你且在此。」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，吩咐：「不要出來。」趙完對兒子道：「雖則告他白日打搶，終是人命為重，只怕抵擋不過。」趙壽走到耳根前，低低道：「如今只消如此這般。」趙完聽了大喜，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，乃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些停當。」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，然後尋了一把斧頭，一個棒槌，兩扇板門，都已完備，方教趙一郎到廚下叫出一個老兒來。

那老兒名喚丁文，約有六□多歲，原是趙完的表兄，因有了個懶黃病，吃得做不得，卻又無男無女，捱在趙完家燒火，博口飯吃。當下老兒不知頭腦，走近前問道：「兄弟有甚話？」趙完還未答應，趙壽閃過來，提起棒槌，看正太陽，便是一下。那老兒只叫得聲「阿呀」，翻身跌倒。趙壽趕上，又復一下，登時了帳。當下趙壽動手時，以為無人看見，不想田牛兒的娘田婆，就住在趙完宅後，聽見打死了人，恐是兒子打的，心中著急，要尋來問個仔細，從後邊走出，正撞著趙壽行凶。嚇得蹲倒在地，便立不起身，口中念聲：「阿彌陀佛。青天白日，怎做這事。」趙完聽得，回頭看了一看，把眼向兒子一顛。趙壽會意，急趕近前，照頂門一棒槌打倒，腦漿鮮血一齊噴出。還怕不死，又向肋上三四腳，眼見得不能勾活了。只因這一文錢上起，又送了兩條性命。正是：耐心終有益，任意定生災。

且說趙一郎起初喚丁老兒時，不道趙壽懷此惡念，驀見他行凶，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。丁老兒剛剛完事，接腳又撞個田婆來湊成一對，他恐怕這第三棒槌輪到頭上，心下著忙，欲待要走，這腳上卻像被千百斤石頭壓住，那裡移得動分毫。正在慌張，只見趙完叫道：「一郎快來幫一幫。」趙一郎聽見叫他相幫，方才放下肚腸，掙扎得動，向前幫趙壽拖這兩個屍首，放在遮堂背後，尋兩扇板門壓好，將遮堂都起浮了窠臼。又吩咐趙一郎道：「你切不可泄漏，待事平了，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。」趙一郎道：「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，怎敢泄漏？」剛剛準備停當，外面人聲鼎沸，朱家人已到了。

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，掩上門兒張看。

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，扛著屍首趕到趙家，一路打將進去。直到堂中，見四面門戶緊閉，並無一個人影。朱常教：「把屍首居中停下，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忘八出來，鎖在死屍腳上。」眾人一齊動手，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，那遮堂已是離了窠臼的，不消幾下，一扇扇都倒下去，屍首上又壓上一層。眾人只顧向前，那知下面有物。趙壽見打下遮堂，把鑼篩起，外邊人聽見，發聲喊，搶將入來。朱常聽得篩鑼，只道有人來搶屍首，急掙身出來，眾人已至堂中，兩下你揪我扯，攪做一團，滾做一塊。裡邊趙完三人大喊：「田牛兒，你母親都被打死了，不要放走了人。」田牛兒聽見，急奔來問：「我母親如何卻在這裡？」趙完道：「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，遮堂打下，壓死在內。我急走得快，方逃得性命，若遲一步兒，這時也不知怎地了。」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，露出兩個屍首。田牛兒看娘時，頭已打開，腦漿鮮血滿地，放聲大哭。朱常聽見，只道是假的，急抽身一望，果然有兩個屍首，著了忙，往外就跑。這些家人媳婦，見家主走了，各要擺脫逃走，一路揪扭打將出來。那知門口有人把住，一個也走不脫，都被拿住。趙完只叫：「莫打壞了人。」故此朱常等不□分吃虧。趙壽取出鏈子繩索，男子婦女鎖做一堂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，心中忿怒，跳起身道：「我把朱常這狗王八，照依母親打死罷了。」趙完攔住道：「不可不可。如今自有官法治了，你打他做甚？」教眾人扯過一邊。此時已鬧動遠近村坊、地方鄰里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。趙完留到後邊，備起酒飯款待，要眾人具個「白晝劫殺」公呈。那些人都是趙完的親戚佃戶、雇工人等，誰敢不依。

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農船，載了地鄰干證人等，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縛在艙裡，行了一夜，方到婺源縣中，候大尹早衙升堂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。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，問了備細，即差人押著地方並屍親趙完、田牛兒、卜才前去。

將三個屍首盛殮了，吊來相驗。朱常一家人都發在鋪裡羈候。

那時朱常家中自有佃戶報知。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觀，自不必說。

有句俗語道得好：「官無三日急。」那屍棺便吊到了，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？隔了半個多月，方才出牌，著地方備辦登場法物。鋪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屍場上。仵作人逐一查看報到：「丁文太陽有傷，周圍二寸有餘，骨頭粉碎。田婆腦門打開，腦髓漏盡，右肋骨陽折三根。二人實係打死。卜才妻子，頸下有縊死繩痕，遍身別無傷損，此係縊死是實。」

大尹見報，心中駭異，道：「據這呈子上稱說船翻落水身死，如何卻是縊死的？」朱常就稟道：「爺爺，眾耳眾目所見，如何卻是縊死的？這明明仵作人得了趙完銀子，妄報老爺。」大尹恐怕趙完將別個屍首顛換了，便喚卜才：「你去認這屍首，正是你妻子的麼？」卜才上前一認，回復道：「正是小人妻子。」

大尹道：「是昨日登時死的？」卜才道：「是。」大尹問了詳細，自走下來把三個屍首逐一親驗，仵作人所報不差，暗稱奇怪。

吩咐把棺木蓋上封好，帶到縣裡來審。

大尹在轎上，一路思想，心下明白，回縣坐下，發眾犯都跪在儀門外，單喚朱常上去，道：「朱常，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，連這婦人，也是你謀死的。須從實招來。」朱常道：「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，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，地方上人，都是見的，如何反是小人謀死？爺爺若不信，只問卜才便見明白。」大尹喝道：「胡說。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，我豈不曉得。敢在我面前支吾。夾起來。」眾皂隸一齊答應上前，把朱常鞋襪去了，套上夾棍，便喊起來。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，雖然好打官司，從不曾受此痛苦，只得一一吐實：「這屍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。」

大尹錄了口詞，叫跪在丹墀下。又喚卜才進來，問道：「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？」卜才道：「正是小人妻子。」大尹道：「既是你妻子，如何把他謀死了，詐害趙完？」卜才道：「爺爺，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，地方上人，都看見的。」大尹把氣拍在桌上一連七八拍，大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。這是誰家的婦人，你冒認做妻子，詐害別人。你家主已招稱，是你把他謀死。還敢巧辯，快夾起來。」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，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，將魂魄都驚落了，又聽見家主已招，只得稟道：「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，並不干小人之事。」大尹道：「你一一從實細說。」卜才將下船遇見屍首，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遍，與朱常無二。

大尹已知是實，又問道：「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，也不該冒認為妻，詐害平人。那丁文、田婆卻是你與家主打死的，這須沒得說。」卜才道：「爺爺，其實不曾打死，就夾死小人，也不招的。」大尹也教跪下丹墀，又喚趙完並地方來問，都執朱常扛屍到家，乘勢打死。大尹因朱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，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，又把朱常夾起來。朱常熬刑不起，只得屈招。大尹將朱常、卜才各打四□，擬成斬罪，下在死囚牢裡。其餘□人，各打二□板，三個充軍，七個徒罪，亦各下監。六個婦人，都是杖罪，發回原籍。其田斷歸趙完，代趙寧還原借朱常銀兩。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屍首來歷。

那朱常初念，只要把那屍首做個媒兒，趙完怕打人命官司，必定央人兜收私處，這三□多畝田，不消說起歸他，還要扎詐一注大錢，故此用這一片心機。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，反中了他計。當下來到牢裡，不勝懊悔，想道：「這蚤若不遇這屍首，也不見得到這地位。」正是：

蚤知更有強中手，卻悔當初枉用心。

朱常料道：「此處定難翻案。」叫兒子吩咐道：「我想三個屍棺，必是釘稀板薄，交了春氣，自然腐爛。你今先去會了該房，捺住關會文書。回去教婦女們，莫要洩漏這縊死屍首消息。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，捱至來年四五月間，然後催關去審，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，好與他白賴。一事虛了，事事皆虛，不愁這死罪不脫。」朱太依著父親，前去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景德鎮賣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撇了屍首，指望王公些東西，過了兩三日，卻不見說起。小二在口內野唱，王公也不在其意。又過了幾日，小二不見動靜，心中焦躁，忍耐不住，當面明明說道：「阿公，前夜那話兒，虧我把去出脫了還好，若沒我時，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，差人出來相驗，饒你硬掙，不使酒錢，也使茶錢。就拌上□來擔涎吐，只怕還不得乾淨哩。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，怎麼竟不說起謝我？」大凡小人度量極窄，眼孔最淺；偶然替人做件事兒，僥倖得效，便道是大大功勞，就來挾制那人，責他厚報，稍不遂意，便把這事翻局來害。往往人家用錯了人，反受其累。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，便想要王公的銀子。那王公若是個知事的，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，誰知王公又是捨不得一文錢的慳吝老兒，說著要他的錢，恰像割他身上的肉，就面紅頸赤起來了。

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，便發怒道：「你這人忒沒理！吃黑飯，護漆柱。吃了我家的飯，得了我的工錢，便是這些小事，略走得幾步，如何就要我錢？」小二見他發怒，也就嚷道：「**瞎**呀！就不把我，也是小事，何消得喉急？用得我著，方吃得你的飯，賺得你的錢，須不是白把我用的。還有一句話，得了你工錢，只做得生活，原不曾說替你拽死屍的。」王婆便走過來道：「你這蠻子，真個慳吝！自古道：『茄子也讓三分老。』怎麼一個老人家，全沒些尊卑，一般樣與他爭嚷！」

小二道：「阿婆，我出了力，不把銀子與我，反發喉急，怎不要嚷？」王公道：「什麼！是我謀死的？要詐我錢！」小二道：「雖不是你謀死，便是擅自移屍，也須有個罪名。」王公道：「你倒去首了我來。」小二道：「要我首也不難，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。」王公趕上前道：「你去首，我不怕。」望外劈頸就推。那小二不曾提防，捉腳不定，翻筋斗直跌出門外，磕碎腦後，鮮血直淌。小二跌毒了，罵道：「老忘八！虧了我，反打麼！」就地下拾起一塊磚來，望王公擲去。誰知數合當然，這磚不歪不斜，恰恰正中王公太陽，一交跌倒，再不則聲。王婆急上前扶時，只見口開眼定，氣絕身亡。跌腳叫苦，便哭起天來。只因這一文錢上，又送一條性命。

總為借財喪命，方知財命相連。

小二見王公死了，爬起來就跑。王婆喊叫鄰里，趕上拿轉，鎖在王公腳上。問王婆：「因甚事起？」王婆一頭哭，一頭將前情說出，又道：「煩列位與老身作主則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廝原來恁地可惡！先教他吃些痛苦，然後解官。」三四個鄰里走上前，一頓拳頭腳尖，打得半死，方才住手。教王婆關閉門戶，回到縣中告狀。此時紛紛傳說，遠近人都來觀看。

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屍首不著，官司難結，心中氣悶。

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絲，想道：「這婦人屍首，莫不就是我妻子麼？」急走來問，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。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，計算日子，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，便道：「怪道我家妻子屍首，當朝就不見蹤影，原來卻是你們撇掉了。如今有了實據，綽板婆卻白賴不過了。我同你們見官去！」

當下一千人牽了小二，直到縣裡。次早大尹升堂，解將進去。地方將前後事細稟。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。小二料道情真難脫，不待用刑，從實招承。打了三□，問成死罪，下在獄中。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，這屍首一定是他撇下的。證見已確，要求審結。此時婺源縣知會文書未到，大尹因沒有屍首，終無實據。原發落出去尋覓。再說小二，初時已被鄰里打傷，那頓板子，又□分利害。到了獄中，沒有使用，又遭一頓拳腳，三日之間，血崩身死。為這一文錢起，又送一條性命。

只因貪白贖，番自喪黃泉。

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，正打白鐵門首經過，只聽得裡邊叫天叫地的啼哭。原來白鐵自那夜擔著驚恐，出脫這屍首，冒了風寒，回家上得床，就發起寒熱，病了□來日，方才斷命。所以老婆啼哭。眼見為這一文錢，又送一條性命。

化為陰府驚心鬼，失卻陽間打鐵人。

丘乙大聞知白鐵已死，嘆口氣道：「恁般一個好漢！有得幾日，卻又了帳。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！」走到家裡，單單止有這個小廝，鬼一般縮在半邊，要口熱水，也不能勾。看了那樣光景，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，做了這樁拙事。如今又弄得不尷不尬，心下煩惱，連生意也不去做，終日東尋西覓，並無屍首下落。

看看捱過殘年，又蚤五月中旬。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狀詞，批在浮梁縣審問，行文到婺源縣關提人犯屍棺。起初朱太還不上緊，到了五月間，料得屍首已是腐爛，大大送個東道與婺源縣該房，起文關解。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，自道沒事，毫無畏懼，抱卷赴理。兩縣解子領了一千人犯，三具屍棺，直至浮梁縣當堂投遞。大尹將人犯羈禁，屍棺發置官壇候檢，打發婺源回文，自不必說。

不則一日，大尹吊出眾犯，前去相驗。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，要勝趙完。大尹到屍場上坐下，趙完將浮梁縣案卷呈上。大尹看了，對朱常道：「你借屍索詐，打死二命，事已問結，如何又告？」朱常稟道：「爺爺，趙完打余氏落水身死，眾目共見；卻買囑了地鄰忤作，妄報是縊死的。那丁文、田婆，自己情慌，謀害抵飾，硬誣小人打死。且不要論別件，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，趙完是何等勢力，卻容小人打死二命？況死的俱年七□多歲，難道恁地不知利害，只揀垂死之人來打？爺爺推詳這上，就見明白。」大尹道：「既如此，當時怎就招承？」朱常道：「那趙完衙門情熟，用極刑拷逼，若不屈招，性命已不到今日了。」趙完也稟道：「朱常當日倚仗假屍，逢著的便打，闔家躲避。那丁文、田婆年老奔走不及，故此遭了毒手。假屍縊死繩痕，是婺源縣太爺親驗過的，豈是忤作妄報！如今日久腐爛，巧言誑騙爺爺，希圖漏網反陷。但求細看招卷，曲直立見。」大尹道：「這也難憑你說。」即教開棺檢驗。

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，只道屍首經了許多時，已腐爛盡了，誰知都一毫不變，宛然如生。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，轉覺顯明，倒

教忤作人沒做理會。你道為何？他已得了朱常錢財，若屍首爛壞了，好從中作弊，要出脫朱常，反坐趙完。如今傷痕在，若虛報了，恐大尹還要親驗；實報了，如何得朱常銀子？正在躊躇，大尹蚤已瞧破，就走下來親驗。那忤作人被大尹監定，不敢隱匿，一一實報。朱常在傍暗暗叫苦。

大尹把所報傷處，將卷對看，分毫不差，對朱常道：「你所犯已實，怎麼又往上司誣告？」朱常又苦苦分訴。大尹怒道：「還要強辯！夾起來！快說這縊死婦人是那裡來的？」朱常受刑不過，只得招出：「本日蚤起，在某處河沿邊遇見，不知是何人撒下？」那大尹極有記性，忽地想起：「去年丘乙大告稱，不見了妻子屍首；後來賣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，也稱是日擡屍首，撒在河沿上。起釁至今，屍首沒有下落，莫不就是這個麼？」暗記在心。當下將朱常、卜才都責三□，照舊死罪下獄，其餘家人減徒召保。趙完等發落寧家，不題。

且說大尹回到縣中，吊出丘乙大狀詞，並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，果然日子相同，撒屍地處一般，更無疑惑，即著原差，喚到丘乙大、劉三旺干證人等，監中吊出綽板婆孫氏，齊至屍場認看。此時正是五月天道，監中瘟疫大作，那孫氏剛剛病好，還行走不動，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。到了屍場上，忤作揭開棺蓋，那丘乙大認得老婆屍首，放聲號慟，連連叫道：「正是小人妻子。」干證地鄰也道：「正是楊氏。」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緣，丘乙大咬定：「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，受辱不過，以致縊死。」劉三旺、孫氏，又苦苦折辯。地鄰俱稱是孫氏起釁，與劉三旺無干。大尹囑教將孫氏撈起。那孫氏是新病好的人，身子虛弱，又行走這番，勞碌過度，又費唇費舌折辯，漸漸神色改變。經著撈子，疼痛難忍，一口氣收不來，翻身跌倒，嗚呼哀哉！只因這一文錢上起，又送一條性命。正是：

陰府又添長舌鬼，相罵今無綽板聲。

大尹看見，即令放撈。劉三旺向前叫喊，喊破喉嚨，也喚不轉，再旺在旁哀哀啼哭，□分凄慘。大尹心中不忍，向丘乙大道：「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，原非劉三旺拳手相交。

今孫氏亦亡，足以抵償。今後兩家和好，屍首各自領歸埋葬，不許再告；違者定行重治。」眾人叩首依命，各領屍首埋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朱常、卜才下到獄中，想起枉費許多銀兩，反受一場刑杖，心中氣惱，染起病來，卻又沾著瘟氣，二病夾攻，不勾數日，雙雙而死。只因這一文錢上起，又送兩條性命。

未許他人，先損自己。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朱常生心害人，尚然得個喪身亡家之報；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，又誣陷了兩條性命，他卻漏網安享，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。看官，你可曉得，古老有幾句言語麼？是那幾句？古語道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不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。那天公算子，一個個記得明白。古往今來，曾放過那個？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，一來他的頑福未盡，二來時候不到，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，沒有兩副舌，說了那邊，便難顧這邊，少不得逐節兒還你個報應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，回到家中，親戚鄰里，齊來作賀。吃了好幾日酒。又過數日，聞得朱常、卜才，俱已死了，一發喜之不勝。田牛兒念著母親暴露，領歸埋葬不題。

時光迅速，不覺又過年餘。原來趙完年紀雖老，還愛風月，身邊有個偏房，名喚愛大兒。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，喬喬畫畫，正在得趣之時。那老兒雖然風騷，到底老人家，只好虛應故事，怎能勾滿其所欲？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，人物乖巧，尚無妻室，倒有心看上了。常常走到廚房下，捱肩擦背，調嘴弄舌。你想世間能有幾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，婦人家反去勾搭，可有不肯之理！兩下眉來眼去，不則一日，成就了那事。彼此俱在少年，猶如一對餓虎，那有個飽期，捉空就閃到趙一郎房中，偷一手兒。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，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，魄散魂銷，恨不時刻並做一塊。約莫申了半年有餘。

一日，愛大兒對趙一郎說道：「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，終是礙人耳目，心忙意急，不能勾□分盡興。不如悄悄地逃往遠處，做個長久夫妻。」趙一郎道：「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，就在此，可以做得夫妻，何必遠去！」愛大兒道：「你便是我心上市人了，有甚假意？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！」趙一郎道：「向年丁老官與田婆，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己打死許賴朱家的，當時教我相幫扛擡，曾許事完之日，分一分家私與我。那個棒槌，還是我藏好。一向多承小娘子相愛，故不說起。你今既有此心，我與老爹說，先要了那一分家私，尋個所在住下，然後再央人說，要你為配，不怕他不肯。他若捨不得，那時你悄悄地逕自走了出來，他可敢道個不字麼？設或不達時務，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，教他性命也自難保。」愛大兒聞言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作速理會。」說罷，閃出房去。

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個在堂中閑坐，上前說道：「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，分一股家私與我。如今朱家了賬已久，要求老爹分一股兒，自去營運。」趙完答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再過一日，趙一郎轉入後邊，遇著愛大兒，遞個信兒道：「方才與老爹說了，娘子留心察聽，看可像肯的。」愛大兒點頭會意，各自開去不題。

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，將門掩上，低低把趙一郎說話，學與兒子，又道：「我一時含糊應了他，如今還是怎地計較？」趙壽道：「我原是哄他的甜話，怎麼真個就做這指望？」老兒道：「當初不合許出了，今若不與他些，這點念頭，如何肯息？」趙壽沉吟了一回，又生起歹念，乃道：「若引慣了他，做了個月月紅，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。想起這事，止有他一個曉得，不如一發除了根，永無掛慮。」那老兒若是個有仁心的，勸兒子休了這念，胡亂與他些個東西，或者免得後來之禍，也未可知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卻說道：「我也沒有這念頭，但沒有個計策。」趙壽道：「有甚難處，明日去買些砒礪，下在酒中，到晚灌他一醉，怕道不就完事。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，決不疑惑。」趙完歡喜，以為得計。

他父子商議，只道神鬼不知，那曉得卻被愛大兒瞧見，料然必說此事，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。雖則聽著幾句，不當明白，恐怕出來撞著，急閃入去。欲要報與趙一郎，因聽得不甚真切，不好輕事重報。心生一計，到晚間，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，吃得醉醺醺，到了床上，愛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痴，淫聲浪語。這老兒迷魂了，乘著酒興，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。方在酣美之時，愛大兒道：「有句話兒要說，恐氣壞了你，不好開口，若不說，又氣不過。」這老兒正頑得氣喘吁吁，借那句話頭，就停住了，說道：「是那個衝撞了你？如此著惱！」愛大兒道：「叵耐一郎這廝，今早把風話撩撥我，我要扯他來見你，倒說：『老爹和大官人，性命都還在我手裡，料道也不敢難為我。』不知有甚緣故，說這般滿話。倘在外人面前，也如此說，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，可不壞了名聲？那樣沒上下的人，不如尋個計策擺布死了，也省了後患。」

那老兒道：「原來這廝恁般無禮！不打緊，明晚就見功效了。」

愛大兒道：「明晚怎地就見功效？」那老兒也是合當命盡，將要藥死的話，一五一□說出。

那婆娘得了實信，次早閃來報知趙一郎。趙一郎聞言，吃那驚不小，想道：「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！倒要害我性命，如何饒得他過？」摸了棒槌，鎖上房門，急來尋著田牛兒，把前事說與。田牛兒怒氣沖天，便要趕去廝鬧。趙一郎止住道：「若先嚷破了，反被他做了準備，不如竟到官司，與他理論。」

田牛兒道：「也說得是。還到那一縣去？」趙一郎道：「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，這大尹還在，原到他縣裡去。」

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□餘里，二人拽開腳步，直跑至縣中。恰好大尹早堂未退，二人一齊喊叫。大尹喚入，當廳跪下，卻沒有狀詞，只是口訴。先是田牛兒哭稟一番，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、田婆，誣陷朱常、卜才情緣細訴，將行凶棒槌呈上。大尹看時，血痕雖乾，鮮明如昨，乃道：「既有此情，當時為何不首？」趙一郎道：「是時因念主僕情分，不忍出首。如今恐小人泄漏，昨日父子計議，要在今晚將毒藥鴆害小人，故不得不來投生。」大尹道：「他父子計議，怎地你就曉得？」趙一郎急遽問，不覺吐出實話，說道：「虧主人偏房愛大兒報知，方才曉得。」大尹道：「你主人偏房，如何肯來報信？想必與你有好麼？」趙一郎被道

破心事，臉色俱變，強詞抵賴。大尹道：「事已顯然，不必強辯。」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並愛大兒前來赴審。到得太白村，天已昏黑，田牛兒留回家歇宿，不題。

且說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礮，卻不見了趙一郎，問家中上下，都不知道。父子雖然有些疑惑，那個慮到愛大兒泄漏。

次日清晨，差人已至，一索捆翻，拿到縣中。趙完見愛大兒也拿了，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，因此牽連在內，直至趙一郎說出，報他謀害情由，方知向來有奸，懊悔失言。兩下辯論一番，不肯招承。怎當嚴刑鍛煉，疼痛難熬，只得一一細招。大尹因害了四命，情理可恨，趙完父子，各打六□，依律問斬。趙一郎奸騙主妾，背恩反噬；愛大兒通同奸夫，謀害親夫，各責四□，雜犯死罪，齊下獄中。田牛兒發落寧家。

一面備文申報上司，具疏題請。不一日，刑部奉旨，倒下號札，四人俱依擬，秋後處決。只因這一文錢上，又送了四條性命。雖然是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若不因那一文錢爭鬧，楊氏如何得死？沒有楊氏的死屍，朱常這詐害一事，也就做不成了。總為這一文錢起，共害了□三條性命。這段話叫做《一文錢小隙造奇冤》。奉勸世人，捨財忍氣為上。有詩為證：

相爭只為一文錢，小隙誰知奇禍連！

勸汝捨財兼忍氣，一生無事得安然。